

A Good Year

[英] 彼得·梅尔 著

# 简单活着,真好

南海出版公司

# 简单活着，真好

[英] 彼得·梅尔 著  
杜常婧 译

A Good Year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简单活着, 真好 / [英] 梅尔著; 杜常婧译. —海口:  
南海出版公司, 2014.10  
ISBN 978-7-5442-7403-6

I. ①简… II. ①梅…②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  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9461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3-220

A GOOD YEAR by Peter Mayle  
Text Copyright © 2004 by Escargot Productions Ltd.  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.Knopf, a imprint of The Knopf  
Doubleday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  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简单活着, 真好

[英] 彼得·梅尔 著  
杜常婧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  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  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华 艳  
特邀编辑 强 梓  
装帧设计 韩 笑  
内文制作 杨兴艳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 
印 张 7.25  
字 数 120千  
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 
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7403-6  
定 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。违者必究。

致珍妮，  
以及所有在法兰西的葡萄园辛勤工作，  
将葡萄变成琼浆玉液的人

这是一部小说。角色和他们的名字是虚构的，与现实生活无关。不过，言下之意，确有几个真实人物牵涉其中。

我想感谢雷德利·斯科特对这本书至关重要的贡献，他善于发现好故事的能力让我开始动笔。我也非常幸运，可以得到吕贝隆的艾伦·赛沃里尔和梅道克的安东尼·巴顿的专家级建议，艾伦·赛沃里尔是个爱酒的人。还有艾莉·柯林斯，一如往常，与她一起工作很愉快。

谢谢你们。

—

正值伦敦的盛夏，麦柯斯·斯金纳跑到拉特兰大门，步入海德公园的时候，他脸上的雨滴几乎是暖的。他沿着九曲湖边前行，而其他人似乎决意在早餐前让身体受一点苦，在黎明将至的灰暗中来来往往，脸上的皮肤因雨珠和汗珠而变得滑腻，脚步溅起的泥水在小径上留下痕迹。

除了最狂热的慢跑爱好者，天气几乎使所有人泄了气。对于那些活泼的粉红面颊的女孩来说，这天气太潮湿了，她们不时让麦柯斯有点分心。对于常驻的闪光灯来说，这天气太潮湿了，它一般在演奏台附近的灌木丛后面就位，灯光和雨衣随时待命。甚至对那两条杰克罗素梗小猎狗来说，这天气也太潮湿了，它们的乐事是啃咬每一只经过的脚踝，它们的主人尴尬而笨拙地跟在它们身后，嘴里不停地说着抱歉。

不仅潮湿，或许也还太早。麦柯斯最近上班一直很晚，常常七点半才到办公室，这让他的上司和劲敌埃米斯很不高兴。今天早晨

会不一样的，他向自己保证，一定要第一个到，并且要让那个可恶的讨厌鬼知道。麦柯斯在职场中遇到一对矛盾：他喜欢现在的工作，可是极不喜欢共事的人，尤其是埃米斯。

沿着九曲湖转过弯，麦柯斯开始往回向阿尔伯特纪念碑走，他的思绪回到前一天。有一笔生意，他已小心打理了几个月，眼看就要带来一份丰厚的奖金，足够他支付那位耐心的裁缝，更重要的是，可以让他摆脱银行的负担。他透支得太厉害，银行职员偶尔不满的低语已经变为一封封措辞愈益严厉的信件，强调他到目前为止始终收入微薄。不过情况会改变的，麦柯斯很笃定。怀着瞬间涌起的乐观，他跑过拉特兰大门，像狗似的在台阶上抖了抖身体，进入灰泥墙的乔治亚风格的大楼。开发商破坏了这幢楼的内部结构，将之改造为所谓的“值得向往的豪华寓所”。

大楼看门人是一个矮个儿男子，肤色像纸一般，仿佛长年住在地下。他从吸尘器的上方看过去，看到麦柯斯吱吱的脚步声留在地毯上的湿脚印。

“你要害死我了。看看那些该死的烂泥，弄得织花地毯上到处都是。”

“对不起，伯特。我进来前忘记脱鞋了。”

伯特吸了吸鼻子。每次下雨他们都是同样一番对话，又都以同样的问题告终。伯特是个热心的股民，渴望知道点儿内幕。“那么今天有什么好建议吗？”

麦柯斯在电梯门口停住，将一只手指放到嘴唇上。“低买。高卖。”

别告诉任何人。”

伯特摇了摇头。无礼的年轻人。不过，麦柯斯是大楼里唯一一个记得他的生日，并送给他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的人，圣诞时麦柯斯给的红包也总是很丰厚。小伙子不错，伯特一边想，一边在湿脚印上来回推着吸尘器。

麦柯斯位于二楼的公寓是一个未完的工程；或者，如一个做装潢的朋友所说，是一首未完成的交响曲，这个朋友眼睛总盯着有利可图的活计。目前，这是一个睡觉的地方，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用处了。两幅漂亮的现代派油画斜靠在墙上，几件长而尖的风格前卫的家具，一盆积满灰尘、垂头丧气的无花果和一套音响视频设备。尽管已经在这套公寓里生活了两年多，他却一直避免留下任何私人印记，除了角落里的一小堆跑鞋。他走进没有用过的窄小厨房，打开冰箱，里面空空如也，只有一瓶伏特加和一盒橙汁，他拿起橙汁进了浴室。

热水浴和冰橙汁是他每日对为数不多的健康习惯的奖赏。据公司的健康顾问所讲，他的工作太辛苦，作为单身汉饮食又不规律，睡眠太少，每周饮酒量远远超过规定的五瓶，还假装成高雅的爱好。但是他跑步，而且他还年轻。再过几年他就四十岁了，到那时，他告诉自己，他会让生活 and 财务井井有条，做好准备安定下来。谁知道呢，或许为婚姻生活做另一次英勇的尝试。

他研究着镜子中的自己。蓝色的眼睛，略微有些血丝；深褐色头发，剪成现在流行的短款；高颧骨处的皮肤紧绷，目前还没有明



显的下垂或皱纹。迈过浴室地板上的湿毛巾和运动衣时，他想，生活还不算太糟。

五分钟后，他将去征服金融世界，身着现代年轻主管的标准服饰：深色西装，深蓝色衬衫，深色领带和为执迷于准时的深海潜水员设计的大手表。手机和车钥匙已准备好。他在蒙蒙细雨中快走两步，钻进黑色宝马，开往伦敦城，他确信，今天那桩期待已久的生意能够谈成功，然后就可以得到奖金。他要把公寓好好布置一下，再雇一名清洁工让它一尘不染，接着休几天假，赶在所有度假的女孩回到巴黎之前，驱车前往圣特罗佩。就连广播里的天气预报——局部阵雨，转暴雨，时有冰雹——也无法使他情绪低落。今天会是个好日子。

早晨的这个时间，只需二十分钟就可以到劳顿兄弟事务所。他们在针线街的上端，“就在英格兰银行附近”，两兄弟里的哥哥喜欢这么告诉潜在客户。公司成立于八十年代末，与其他公司一样在九十年代迅速发展，收购兼并，休养生息，获得野蛮的资产拆卖的名声，让那些更讲道德的仁慈竞争者们妒忌不已。现在在金融界它常被奉为严格高效管理的典型，非常适合当今的艰难世事。年轻的主管们如果能在这家事务所挺过几年，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下去。

麦柯斯驶下卢德门斜坡时，他的手机响了。还不到六点半。

“我们上午休息，是吗？”是埃米斯的声音，鼻音浓重，咄咄逼人。他没有等麦柯斯回答就接着说：“我们需要谈谈。你能否在午餐时间到这儿来。特蕾西会告诉你哪家餐厅。”

好日子到此为止了，麦柯斯想。不过，说实话，任何一个有埃米斯的日子都算不得好日子。埃米斯作为一名新人在纽约待了三年，然后大摇大摆地来管理伦敦办公室。两人一见面，相互间的反感就漂浮在空气中。从开始他们的关系就很僵，像英格兰常见的情况一样，是由口音这种简单的差异造成的。

麦柯斯毕业于一所较小的公立学校，在草木繁茂，有着中产阶级舒适环境的萨里山长大。埃米斯则在伦敦南部阴冷的郊区出生成长，那里既没有茂密的植物，也不舒适。事实上，他们成长的地方相距不到二十英里，但似乎有两万英里那么遥远。麦柯斯喜欢认为自己毫不势利。埃米斯喜欢认为自己心无芥蒂。他们两个都错了。好在他们对彼此的能力还抱有勉强的尊敬，因此尚能不易地容忍着对方。

麦柯斯一边小心缓慢地将宝马移进地下车库中指定的停车位，一边努力猜想今天见面的原因。劳顿事务所的午餐通常只是办公桌上的一个三明治，一边吃一边盯着电脑屏幕。午餐，用埃米斯在纽约学来的说法，是为懦夫准备的。可这次他说的是一顿使用刀叉、合乎体统的午餐——一顿懦夫的午餐，在一家餐厅里。真让人好奇。麦柯斯一边苦苦思考一边迈出电梯，走过一排排隔板，到自己的座位上去。

劳顿事务所占据了一整层楼。除了两兄弟共用的以桃花心木和皮革装饰的大套间之外，办公区的设计反映出公司的精神：没有装饰，没有为了美观的附庸风雅。这是一个管理严格的造钱工厂。劳

顿兄弟有带客户参观的习惯，他们将办公区称为机房，在这里可以看见每一个工作中的职员。“就是他们，伦敦四十个最优秀的商业头脑。他们全都在思考你的难题。”

埃米斯打过电话还不放心，又给麦柯斯发了一封电邮，提醒他午餐时别迟到。麦柯斯从屏幕上方看向四周用玻璃围住的办公区，往常他总能看见埃米斯耳边夹着电话，迈着大步来回走动，可今天早晨，办公室是空的。这个大马屁精肯定在哪个早餐店，麦柯斯想，又或许请假去上演说课了。

麦柯斯挂起外套，开始认真工作，浏览传播爱克斯和理查森·贝尔的最终数据，他正向劳顿事务所一个较大的客户推荐这两家公司。他计算过，如果这笔生意做成，他获得的奖金要比首相一年的薪酬还多得多。他核对了一次又一次，每次都得出同样的答案。现在他准备将一切提交给两兄弟。他们可以参与进来，他的身家就能提高到六位数了。他仰靠在椅子上，伸了个懒腰，瞥了一眼手表。十二点已过，他猛然意识到自己还不知道午餐的地点。

他走过隔间去找特蕾西，她是一个年轻活泼的胖姑娘，驻守在角落办公室外面。最近她刚从埃米斯的秘书晋升为私人助理（高了一个级别，于是办公室有谣言，说那是与埃米斯在巴黎度过一个肮脏周末的结果）。很不幸，晋升宠坏了她，令她狂妄自负、自高自大。

麦柯斯坐到她的桌角上，冲着空荡荡的办公室点点头。“我们如约共进午餐，还是他正忙着在证券交易所兴风作浪？”

特蕾西看起来好像要给他开一张违规停车的罚单似的。“埃米

斯先生会在莱顿酒窖餐厅见你。十二点半准时。可别迟到。”

麦柯斯扬了扬眉。酒窖曾经是老莱顿市场的仓库，现在变成一家中产阶级的葡萄酒酒吧，伦敦城年轻的土耳其人常在这儿享用颇具男子气概的午餐——红肉片和斯蒂尔顿奶酪，搭配高价红葡萄酒，用够劲的波尔多葡萄酒为下午严酷的工作做准备。尽管四周是光秃秃的砖墙，地板上还浮着锯末，可它却是伦敦最昂贵的餐厅之一。

“他自掏腰包，是吗？”麦柯斯说，“你知道要谈什么事吗？”

特蕾西低头看着桌子，整理着文件。“不清楚。”她说，简慢的腔调让人难以信服，而且惹人恼火。

“特蕾西，有件事我一直特别想问你。”

她抬起头。

“巴黎怎么样？”

所以传言是真的。麦柯斯留下满面通红的她，回去取了自己的外套和雨伞，准备向雨中的莱顿街一路奔去。但在大楼门口他迟疑了一下，满街都是超大的高尔夫伞，今夏的流行配饰，像彩色蘑菇般到处抽枝发芽，堵塞着人行道。行进缓慢而艰难，他快迟到了。

麦柯斯来到带拱顶的挤挤攘攘的餐厅时，发现埃米斯已经坐在桌旁玩手机了。在华尔街与有权势的人打交道，让埃米斯学会了浮夸做作的着装打扮——白色衣领，具有挑衅意味的条纹衬衫，猩红色背带裤，印满公牛和熊的领带。花哨的服饰与他冷酷的脸、薄薄的嘴唇，以及囚犯式的发型很不协调。无论穿什么，他看起来总像个暴徒。但是埃米斯有做生意的天赋，所以劳顿兄弟十分喜欢他。

他打完电话，特意看了一眼表。金制的手表比麦柯斯的那款还大，表盘上标着许多刻度：以米为单位的深度，时间，还有一个不寻常的指数——消长变化的纳斯达克指数。“那么，你出了什么事？迷路了？”

麦柯斯拿起桌上的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。“很抱歉，”他说，“莱顿街发生了雨伞拥堵。”

埃米斯哼了一声，朝一名女招待打了个手势，忽然变得快活起来。“你知道怎样让我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吗，亲爱的？”他向她眨眨眼，得意地一笑，“美味的里脊肉，鲜嫩多汁，没有任何血水。办公室的竞争已经够血腥了。”女招待尽力露出微笑。“还有炸薯条。然后我要脆皮焦糖布丁做餐后甜点。记下了吗？”这时候手机响起，埃米斯低声接起电话，麦柯斯则点了羊排和沙拉。

埃米斯放下手机，喝了一大口红酒。“好吧，那么，”他说，“给我传播爱克斯和理查森·贝尔的简介。”

接下来的半小时，麦柯斯回顾了一遍图表和投影图、他对经营状况的分析、资产剥离和重组的可能性，这些都是他年初就着手的工作。在他作报告的过程中，埃米斯自顾自地吃着，时而在盘子边的便笺本上记记笔记，既没有提问，也没有发表意见。

麦柯斯讲完，将他吃剩的冷掉的羊排推到一边。“怎么样？这就是我们共进午餐的原因？”

“不完全如此。”埃米斯用牙签探索着他臼齿的凹槽，饶有兴致地检查着牙槽里剔出的东西，似乎以让麦柯斯苦等为乐。

女招待来清走盘子，这像是埃米斯等待已久的信号。“我一直在和两兄弟沟通，”他说，“他们和我有同样的担心。”

“你是指什么？”

“你的业绩，我的朋友。你的工作效率。今年你一直表现得像个伤员。真是可怜。”

“你知道过去六个月我做了多少事，我刚才告诉你了。”麦柯斯不得不竭尽全力才能让声音降下来，“你非常清楚，这种生意不是几个星期就能谈成的。它需要时间。”

埃米斯又对女招待眨眨眼，迎接端上来的脆皮焦糖布丁。“别解释了，我的朋友，别解释。你想知道出了什么错吗？”他看着麦柯斯，点了点头，“私生活妨碍了你。太多晚归的夜晚，太多酒醉后的追逐。你已经失去了杀手的本能。”他拿起汤匙，扎向甜点中间。

“胡扯，你知道的，我和那两家公司都已经谈妥了。这笔生意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”

埃米斯抬头看着他，下巴上沾着一点黄奶油。“不管怎么说，你算说对了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来接手。”埃米斯又舀了一口甜点，嘎吱嘎吱地嚼着焦糖。

麦柯斯深吸一口气。“我们看看劳顿兄弟对这件事怎么说。他们……”

“太晚了，老兄。他们选好阵营了。今天早晨我得到了他们的许可。”

麦柯斯看着数月的工作被抹煞。更糟糕的是，他看见奖金消失不见，进了埃米斯的账户，而他待付的账单积聚成堆，银行步步紧逼，勒紧他脖子上的套索。“你不能这么做。这是残忍的赤裸裸地抢劫。这是偷窃。”

“你一直生活在哪儿啊？这是生意，就是这么回事。生意。无关私人感情，不必耿耿于怀。我来告诉你我的打算。我有一个小工程公司的内幕消息，可我现在没时间处理。你可以接着做。”

麦柯斯回忆起多年前伯父亨利给他上的一堂人生课：宁可站着死，绝不跪着生。他做出了决定。“我可以接手是吗？我可以把它做起来，然后，等一切妥当了，我会再一次受骗。你是那个意思吗？”麦柯斯倾身倚在桌子上，“好吧，你可以做你的工程公司，你可以做你的生意。我不会为你这样的扒手工作。”

当麦柯斯推开椅子时，埃米斯感到心满意足。午餐已经按计划进行；事实上，进行得太顺利了。他已得到这笔生意最新的详细介绍，而且，由于麦柯斯主动辞职，公司就不必支付解雇金了。完美无缺。“你爱怎样就怎样，”他说，“这是你的决定。今晚之前清干净你的办公桌，好吗？”

麦柯斯站起身，不过埃米斯还没有说完。“你忘了什么吧，我的朋友？公司的车，”他伸出手，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来保管车钥匙。”

麦柯斯从口袋里取出钥匙，犹豫了片刻，将它小心地扔到埃米斯吃了一半的脆皮焦糖布丁里。

埃米斯看着他离开，然后伸手去拿手机，拨了特蕾西的号码。

走回办公室的路上，麦柯斯心中混杂着对自己刚才行为的忧虑和快感。这个时候失业真是太糟糕了。但是可以摆脱埃米斯和他不断的刁难又让麦柯斯感到几分慰藉；不幸的是，这份慰藉不足以弥补失去的奖金。他陷入困境，需要再找一份工作。他决定利用在劳顿事务所的最后一个下午，拨几个电话，甚至试试联系纽约。

然而，当他返回时，发现自己已经挤不进隔间。特蕾西和两名警卫正等着他。

“上帝啊，”麦柯斯说，“你们以为我会干什么，割破地毯？”

“这是正常的解雇程序。”特蕾西说。她转向警卫：“待在这儿，直到他收拾完，然后向我报告。”她离开隔间时，在麦柯斯面前停下，露出甜美的微笑：“午餐怎么样？”

麦柯斯环顾四周，这是过去十八个月他花费时间最多的地方，他大部分醒着的时间都消耗在这里。他想带走什么呢？他能被允许拿走什么呢？他的磁盘？当然不行。他的办公日志？万万不可。那么还有什么？没有多少东西了。他对警卫耸耸肩：“请自便，小伙子们。”

来到外面的针线街上，他看到一辆空出租车在雨中向他驶来，划出一条小涡流。他抬手拦住出租车，忽然想起自己刚加入失业的行列，于是又挥挥手让它开走了。他记不得上一次乘地铁是什么时候了。这会是一次全新的感受。他踩着水走向银行站，感觉湿气浸



透了鞋底。

公寓里找不到可以安抚人的东西。麦柯斯踢掉鞋，脱去袜子。一道铅灰色的午后的阳光从窗子透进来，与其说是夏天，倒不如说更像冬日。电话留言机的红灯闪烁着。

“你这个混蛋！昨晚你在哪儿？我这辈子从没有被这样羞辱过。那些可怕的男人全都想要摸我。别再来打扰……”

麦柯斯畏缩了一下，在谩骂结束之前关掉了留言机。前一天工作到太晚，他全然忘记了在切尔西艺术俱乐部酒吧的约会。他很了解那几个会员朋友，可以想象他们急于向一位漂亮的陌生人表示欢迎，于是热情得过了头。上帝啊，他最好送些花，并附上道歉的短笺。

他扯下领带，脱去外套，重重地躺到长沙发上，所有的活力和乐观消失无踪。公寓里一团糟。他的生活一团糟。他既没有做家务，也没有喝伏特加，而是打开电视。烹饪节目。有关蝶螈的纪录片。一个头发吹得很有型的男子在播报 CNN 的新闻。高尔夫，立刻让人昏昏欲睡。麦柯斯打起盹来，梦见用一桶脆皮焦糖布丁将埃米斯闷死。

他被电话吵醒时已是晚上。麦柯斯不知不觉睡着的这几个小时，屏幕上的高尔夫比赛似乎没有任何进展。大概是一个长洞。他关上电视，拿起电话。

“总算找到你了，你这个老家伙。我试着打到你办公室，可他们说你提前走了。你还好吧？”

是查理，麦柯斯最亲近的朋友，他前妻的哥哥。

麦柯斯打了个哈欠。“我很好。不，实际上，我并不好。今天